

江湖鸿爪录

赵石



7.5
2

内 容 简 介

集南派少林武功于一身的至善和尚，隐游南国，广招弟子，暗组反清复明武力。至善和尚欲建南派“十杰”，但多年仅得方世玉、童千斤等九徒。后得一弟子，即威震南国的南派少林巨侠陆阿采，遂将毕生武艺传之。陆阿采得至善法师真传，并受至善法师重托，出寺下山，游历江湖，行侠仗义，广交义士，拳打各路英雄，棍指八方凶顽，凭着一生武艺，打出一代英名，被方世玉、童千斤等大侠尊为“十杰”之首。欲知陆阿采如何武功超人，如何力擒黎虎、指杀“二大王”、踢死“大眼杰”、义救靛姑娘……，请君详阅全章。









清康熙年间，文渊大学士陈文辉上书朝廷，称福建莆田少林寺擅招僧兵，私扣贡品，似有谋反之意。康熙勃然大怒，传旨发兵。不久，莆田少林寺便被夷为平地，一百多僧众死于非命，仅有五人幸免，逃入广东。

莆田少林寺被烧之后，闽、粤、湘、桂数省的少林俗家弟子，悲愤莫名，纷纷投奔广东，会商举义，图覆清廷。不数年，竟成一派人杰地灵的兴旺景象。当时，江湖上有“广东十虎”之称：铁桥三、黄澄可、谭济筠、黎仁超、苏乞儿、铁指陈、周泰、黄隐林、苏黑虎、黄麒英，俱是超群绝伦之辈。然而，在十虎尚未闻名于世之前，在广东以其义风侠骨，受到武林景仰的是陆阿采。

陆阿采，广东驻防旗人之嗣。幼年时候，父母双亡，由他堂叔收养。堂叔对他很刻薄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还经常挨打受骂。

陆阿采不堪忍受，便逃到几十里以外的一个小镇上，卖身为奴，当时他才十二岁，已经饱尝了流离失所，傍人篱壁之苦。每当风清月冷之夜，独自坐在柴房之中，一想到倘若父母还在世，自己何至于受这般苦楚，便禁不住涕泪滂沱。

一日，镇上酬神演剧，陆阿采独自前去观看，但到了那里，舞台四周已挤满观众。密密层层，不下千人，他的身体又矮小，站在别人背后，

虽然踮起脚尖，还是不能看见台上的角色。他便趴到地上，从大人们的腿间匍匐而进。快要爬到台下的时候，他发现台前竟有数尺空地，除了一个叉手看戏的和尚之外，再无旁人，心中不觉讶然。但他到底年幼无知，爬起来便站到了和尚背后。和尚身材魁梧，把他的视线挡住了，他又站到和尚的前头。

这时，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射到了他的身上。陆阿采全然不觉，光顾着仰头看戏。过了一会，忽然听见人们在窃窃私议：“这孩子竟敢跑到老虎前头看戏，不是送死吗？”又有人说：“老虎虽然凶残，或不致伤害一个无知幼童吧？”

陆阿采心里一阵慌乱，想道：“这和尚一定是个恶人了，不然，怎么大家都说他是只老虎。”急忙扭头一看，那和尚笑容可掬，毫无凶悍之色，陆阿采便放下心来，继续看戏。

不料，一曲未终，那和尚忽地伸过手来，把陆阿采轻轻提起，挟在腋下，朝场外大步走去。

人们哄然给他让出道来，陆阿采大惊失色，拼命挣扎，但和尚的胳膊坚如铁铸，莫能挣脱丝毫。他只好哭着求和尚把他放了，那和尚充耳不闻，愈行愈疾，转眼间登上悬崖峭壁，入一古刹之中，方才将他掷下。

陆阿采急忙跳起，四处张望。那和尚闭目坐在蒲团上面，已经鼾声如雷了，这一切仿佛都发生在梦中一样。

这座古刹甚为荒凉，既不闻钟鼓木鱼之声，亦不见其他僧人。殿堂内外，惟有衰草败叶。陆阿采心想今日必死于此地，又惧又急，便奔过去用拳头往和尚身上乱捶。

和尚睁开眼睛问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陆阿采愤然说道：“我与你有何冤仇，竟把我捉到这里。”

和尚笑道：“你有手有脚，又无绳索缚你，要走便走吧。”

陆阿采顿足哭道：“你把我带到这峭壁之上，我自己怎么走，快把我背下山去！”

和尚说道：“你以为下了山就能回家吗？告诉你，这里离你家已有数百里。就算能下山，也认不了路，白白喂虎狼而已。”

陆阿采沉思良久，忽然省悟道：“是了，我想出来了，你是要纳我为弟子吧？”

和尚抚掌道：“善哉，善哉。难得你能领悟我的意思。”

陆阿采原是父母俱丧，孑然一身，无可系念，于是便欣然跪拜。

从此二人以师徒相称，日夜在寺中习武。不

数年，陆阿采将全般武艺学得出神入化。

这天下午，和尚忽然买了些酒肉回来，与陆阿采共酌。杯盏之间，和尚问道：“阿采，你知道你来这里有多少年了？”

陆阿采回答：“弟子不知。”

和尚长叹一声道：“我们快分手了。我应该告诉你，你留在寺中已经七年了，在这七年当中，我默察你的造诣，虽不敢说已臻完美之境，但也有人所难及之处。这都是你刻苦耐劳的结果，我的心也安了。今日是你我分手之日，愿尽一杯，以志永念。”

陆阿采一听这话，只“啊”了一声，霎时脸色煞白，两手冰凉，翻身扑倒在地，哭道：“弟子荷恩深重，愿终身侍奉师父。”

和尚慨然道：“人生聚散，皆有前定。即使亲如父子夫妇，亦不免一散。况我遁迹空门，一向如孤云野鹤，无需伴侍。你既能尊师重道，或许还有相会的一天。”

陆阿采悲从中来，泣不可抑。

和尚说道：“今日将别，我有几句话对你说。技击虽小道，但小则可强筋壮气，健神凝精，有长生视息之益；大则能济弱扶倾，兴邦定国。在习武者，尤为不容忽视。你下山之后，第一须为人正直，胸怀磊落，来去清白。第二须谨记少林

寺被焚之耻，东海可移，此恨难消。虽身在尘埃，而昼夜孜孜于此。磨精练骨，留以有待，方不负我一番心血。”

陆阿采再三泣拜：“弟子谨记。”

当下收拾行囊别了师父，凄凄惶惶地朝山下走去。一路上只见秋日西沉，漫山黄叶，凉风乍起，好一派萧瑟光景。

陆阿采下山后茫茫然不知去向，但凭着人轻履快，一夜早已走出百余里地。天明时，来到一座小镇，腹中饥肠辘辘，便踱入一间饭店吃饭。刚坐下，从外面又进来两人，前者身长肥白，后者体瘦如猴。两人拣窗前的座头坐下，吩咐伙计取牛肉二斤，猪肉斤半，烧鹅一头，白饭一斗，醇酒二瓶。

陆阿采隔座听了，十分惊讶，心想：“这两个人又非饭桶，岂能装得下这么多。”俄而，伙计端上酒菜。二人对座饮食，势如狂风扫叶。

陆阿采愈加惊诧，他平日只听说过胖子的食量可为常人数倍，从未见过瘦子也有如此食量的，暗暗称奇。

那两人吃完饭后，往柜台上丢了几块鹰洋，也不用找，摇摇晃晃地出了店门。陆阿采悄悄跟在后面，只见他们时而低语，时而大笑，举止非常，顾盼惊俗。他们迳自来到城外的一座古庙前。

古庙门前砌有石阶，左右各置一只石狮。那两个人一横身便卧在石阶上，袒腹纳凉。胖子打着呵欠道：“今日喝了点酒，真热得很。”

瘦子笑道：“俗话说‘十个怕热九个胖。’你既感闷热，索性脱了衣服凉快。”

胖子果然把上衣脱去，露出一身健壮如牛，晶莹如雪的肌肉。他在石阶上踱着方步，一副得其所哉的模样。

胖子对瘦子说：“这一阵长途跋涉，连活动一下手脚的工夫都没有，不如跟你比试一下臂力，看谁能够举起这只石狮子，怎么样？”

瘦子一跃而起道：“好啊，我正想看看自己的臂力又增加了几斤。”

这时，陆阿采正躲在灌木丛中窥视，一听这番话，不由得瞪大了眼睛。

只见那胖子先向石狮审视了一会，然后展开马步，将石狮的头尾抓牢，用力向旁边一扳，石狮周围的土就拱起来了。他运力双臂，把石狮向另一边摆，一撼，大喝一声，石狮拔地而起。他刚一抱上，立即又松手放回地上，摇头道：“太重了，太重了。”

瘦子揎拳捋袖道：“那好，让我试试。”

他走到石狮旁，展开四平大马步，右手横穿到石狮腹下，左手抓住石狮的脚，喝一声“起！”

石狮即便举过头顶。他走了三四步，然后又放回原处。

陆阿采禁不住大声叫好。

那两人闻声急忙扭头问道：“谁？”

陆阿采走出来拱手为礼，说道：“目睹两位师傅的神力，顿生仰慕之心，以致喊声惊动了两位师傅，伏乞恕罪。”

两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。瘦子笑道：“你既然有兴致看我们比试力气，一定也是武林中人，请露一手我们瞧瞧再走吧。”

陆阿采又一拱手，说道：“在下学的都是皮毛之技，怎敢放肆。就此告辞。”

胖子见他谦退，愈加不放他走。陆阿采无奈，只得说声“请指教”，便展开马步，运拳挥掌，兔落鹑起，打了一路拳法。

那两人惊诧不已，俱说：“你的拳路，大有来历，全套手法，都与我们相似，请问尊师何人？”

陆阿采回答：“自是少林高僧。”

两人相视大笑。胖子说：“风尘之中，不想遇到了宗支弟子，也是前世有缘。不过，以你现在的身手而论，还缺了十之二三，不能称为完美无缺之术。念在宗派之谊，不忍让你功亏一篑。现在我给你一件物品，你去某地找李翠屏。她一定会使你臻乎至精极熟之境。

胖子从腰间解下一只玉坠，交给陆阿采。

陆阿采再三称谢：“两位师傅云天高谊，殷殷垂诚，在下敢不拜嘉。只是未曾请教两位师傅尊姓大名。”

胖子说道：“我的名字叫十杰。”

那瘦子也说：“我的名字叫十杰。”

两人相顾一笑，披上衣服，扬长而去，竟连头也没回一下。陆阿采望着他们的背影，心想，这两人好生古怪，怎么名字都叫十杰？但又一想，世外高人，大抵如此，也就不去穷究。

他按着胖子所说的地址，找了一个多月，才在广州北郊一条小村子里找到了那户人家，一看，却是蓬户竿门，十分寒酸。有一位老姬坐在门前做针线。

陆阿采上前问道：“老婆婆，请问这里可是李翠屏老爷的府上？”

老姬脸上顿时显出不胜惊讶的神色，过了片刻，才回答：“是啊。”

陆阿采问：“那么，老爷在家里没有？”

听了这话，老姬愈加疑惑，放下手里的针线，仔细打量了他一会，反问道：“你找李翠屏有什么事？”

陆阿采从怀中取出玉坠道：“是一位朋友让我找他。”

老姬又把玉坠打量了一番，才说：“请你稍候。”扭头对屋里喊道：“翠屏，你快出来，这里有人找你了。”

里面答应了一声，竟是姑娘的声音。陆阿采愣了一愣，顿时省悟，原来李翠屏是位女子。

须臾，一位妙龄少女从里面走了出来。

老姬对陆阿采说：“这位就是李翠屏，你找她有什么事就快说吧。”

陆阿采连忙施礼，然后把玉坠呈上，又将古庙外遇见的事情略述一遍。

李翠屏掩着嘴笑道：“这两位师兄也是的，既然想成全别人，让他直接去找师父就成了，何必多此一举呢。”

老姬笑道：“他们的用心，我倒是明白的。因为至善法师最偏爱你，不管何事，有求必应，所以先打通你这个关节，可以省去不少气力哩”。

李翠屏含笑点头，意态颇为得意。她请陆阿采进屋详谈。得知他功夫得自少林真传，有心帮他一把，当下写了一封荐信交给陆阿采。说：“你知道在古庙外那两个人是谁吗？他们都是我的师兄，一个叫童千斤，一个叫黎伯符，都是至善法师的得意弟子。”

陆阿采恍然大悟。藏好信札，拜谢不已。李翠屏告诫他说：“现在你可以去找至善法师了。”

不过，自从少林寺被焚后，他一向在外云游，眼下也不知在广州哪座寺院里挂单，你慢慢去找，总能找到。”

陆阿采辞别了李翠屏，独自赶路。走了一个时辰，忽见一座宝塔耸立于前，他急步上前一看，见山门正中金字写着“六榕寺”三个大字，便走了进去。一个和尚过来打个问讯，道：“檀越光降小寺，有何贵干？”

陆阿采答道：“在下想打听一下，至善法师是否在宝刹挂单？”

和尚说道：“至善法师是禅林高僧，一向云游无定所，目下不在小寺，檀越不如到别的寺院打听一下。”

陆阿采甚为怅然，只得掉头离去。又到光孝寺、华林寺、大佛寺等处探问，全无着落。有人说他去了韶关丹霞山，有人又说他返回福建重建少林寺，莫衷一是。

陆阿采毫不气馁，继续追寻，足迹竟踏遍粤闽二省。一日，他行至一座荒山，四周绝无人烟，只有一片黑压压的树林，他心中烦闷，想借登高一消胸中垒块，便施展轻功，飞身直奔向山上。转过树林，蓦然看见一片碧瓦黄墙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座古刹，山门的匾额上写着“少林寺”三字，不觉吃了一惊，他只道天下少林，北有嵩山，

南有莆田，却不知这荒山野岭之上，也有一座少林。

他步入山门，一位和尚迎上前来，问道：“施主从何而来，有何贵干？”

陆阿采答道：“在下为寻访至善法师，路过此地。见宝刹十分清幽，特来参拜。”

和尚大笑道：“施主要寻访至善法师，还往哪里去？至善法师是本院主持。”

陆阿采惊喜交集，急忙施礼道：“烦请大师傅引见。”

那和尚引他穿过正殿，拐入东院禅堂。只见一位僧人在正房的案上写字，身高六尺，红光满面，眉聚山川之秀，胸藏天地之机，目如电灼流星，光彩射人。陆阿采知道这一定是至善法师，便推金山，倾玉柱，倒身便拜。

那僧人搁笔笑道：“哪里来的野人，在此乱拜？”

陆阿采磕头道：“弟子陆阿采拜见大师法座。”从怀中取出李翠屏的信札呈上。

僧人展信阅读，忍不住笑道：“这小妮子也是多事，专给老衲出难题。”回头对陆阿采说道：“老衲就是至善。你既锐意习武，其志可嘉。不过，寺中生活清苦，规矩极严，不知你能否忍受？”